

一生中,英语水平的巅峰时期大概是高考前?大学英语学了四年,词汇量水平不增反降?大学生英语“退步”撬动高校英语教育改革创新

重燃英语学习热情,部分高校有“新动作”

■本报记者 吴金娟

“考前怕往答题纸上誊答案的时间不够用,考试时发现自己想多了”“这张卷子我做下来就一个感受:走过路过,全部错过;只有姓名和学号有把握,其他的都没有把握……”这些考后感并非来自“学渣”,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学霸”在网上针对校内一次英语水平考试的“吐槽”。

事出有因。据悉,上海交大英语水平考试挂科率约5%~7%。这就相当于全校约4000名考生中有200多人不及格。如此高的挂科率对这些高考拔尖人才来说,实属不小的打击。甚至有学生给出“差评”,专门去教务处“投诉”。

为什么要把英语水平考试做得这么难?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常务副院长常辉的回答一针见血:“对交大学生而言,保证国家统一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并非难事,但我们必须给学生的英语水平设定一个更高的门槛。”

在日前的一场英语教学论坛上,常辉的观点获得国内多所高校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们的认同。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目前

我国会说英语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说英语的依旧凤毛麟角。写作、翻译和口语表达仍是大学生的几大“短板”。在提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当下,培养掌握高水平英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涉外行业人才迫在眉睫。

大学生不愿在课外花时间学英语

“一生中,英语水平的巅峰时期大概是高考前”“大学英语学了四年,词汇量水平不增反降,学了个寂寞”“如果大一进校就能考四六级,肯定能通过”……这是网上不少大学生在总结大学四年的英语学习时的真实感受。

学生经过高考、步入大学后,英语水平却在退步?如果这一点属实,那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是否有责任?

对此,不少高校英语教师也有话说:一方面,部分高校的大学英语学时、学分正被大幅削减;另一方面,学生课外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太少了!如今的大学校园中,不少学生平时把英语“晾”在一边,等到考前再

开一个“夜车”,目标很明确:不求高分,只求及格。

常辉给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根据上海交大在校内组织的问卷调查结果,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上,学生们表现不俗,通过率高达,且四级分数在570分以上者不在少数。但统计也显示,入校后,文科生平均每周花在课外英语学习的时间仅1小时左右,理科生更少。

为什么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下降了?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贇分析,一方面是原有的高考压力逼使学生努力学,而到了大学后,来自考试的“高压”没有了,学习动力有所减弱;更重要的是,很多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认知尚有欠缺。比如,一些学生认为他们的英语学习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完成了,但其实,高中只是打基础的阶段。

“英语能力不仅仅是语言的能力,还包括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读懂对象国情社会的能力等等,我们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吴贇说,尤其是在涉外行业中,比如基建、机械、汽车等行业,亟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应当掌握高水平的英语能力。

过硬的专业技能,还应当掌握高水平的英语能力。

教、学、测一体化,“反拨”英语学习

那么,高校该如何“治疗”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拖延症,重燃学生的学习热情?

以上海交大的做法为例。记者注意到,学校在教学中增加了英语教学的难度,挑选与时事相关的内容进课堂;另一方面,考试难度同步升级,不仅词汇量要求从常规5000左右提高到1万,而且在英语听说考试方面不断加码,其中听力部分占比35%,阅读占比35%,写作等占比30%,通过口语考试的同学还将获得学校发放的证书。

常辉认为,测评的本质是一种学习反馈机制,水平考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有抓手作用,同时具有“反拨”效应。果不其然,在测试的推动下,背单词、课外时间学英语的现象重回校园,学生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也显著提升。

就这样,上海交大的《大学英语》

期末考试从一场单纯的课程考试,上升为一场全校英语水平考试。这也是交大打造的上海市本科教改重点项目。

“教、学、测,三者是一体的,不能割裂。测试固然有很好的反拨效果,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在吴贇看来,要扭转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错误看法,大学英语课堂必须在通识英语和专业英语间做好衔接。以同济大学为例,外国语学院和土木学院合作开设土木英语,还与医学院合作开设医学英语,此外还开设了学术英语试点课程指导学生学习论文写作,让学生们在“真实英语环境”中活用英语,中西贯通。

站在变革风口,大学英语课堂亟需转型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徐锦芬表示,除了高校大学英语学时、学分被大幅削减,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下降之外,新技术对传统英语课堂造成的冲击更大。“外语学习的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教育的理

念、生态、方式、课程,包括师生关系的转型等,还没有跟上。”

“站在时代变革的风口上,英语教育也应当转型。”吴贇认为,大学英语课堂应呈现出一种“反拨性”,课堂的作用不止于教知识,知识点的教授应该在课堂外通过线上学习等方式完成。比如,阅读课前一周,老师布置阅读100页内容,上课时间就应用于学生就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与老师交流、讨论。吴贇强调,学生要带着思考与问题进课堂,而后老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针对性解答、指导,让学生在获得在单纯知识获取之上的深度提升。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洪化清教授同样认为,大学英语的课堂应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要用“少教多学”替代填鸭式灌输。他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该校近八成的学生拥有第二学位,老师们并不提倡通过“少教多学”的方式促成学生自主学习。比如,在教学中,课前自学占70%,课堂时间占10%,主要由教师引导学生自由讨论,最后,课后20%的时间加以巩固。

问题就在于,如何保证学生在课堂之外高效学习。“这就需要依靠智慧教育的技术手段。”洪化清表示,可以结合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分析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捕捉和分析,从而对学习情况进行预测、调整和干预。比如,如果大部分学生都不认识某单词,那么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对其着重讲解。

“上外正在探索语言数据AI赋能教育上的研究应用,支持科学决策和智慧教育,我们希望建立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在线教育新模式。”洪化清说。

申城又一家大学书店上新,东华大学文绮书店开业

生长在校园的阅读空间 不仅有颜值,更有值得铭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大学的校园书店可算是大学的“书房”。近日,沪上大学书店“朋友圈”再迎新伙伴:东华大学上新了一家“小而美”的校园书店——文绮书店。随着鼓励实体书店的各项政策出台,上海多所高校的校园书店都旧貌换新颜,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文创·书里”、华东师范大学的“知先堂”和上海体育学院的绿瓦体育书店等。这些校园书店美得各有千秋,并独树一帜地代表了各自学校的文化气质与人文精神。

庭院的桂花树郁郁葱葱,春日暖阳穿过落地玻璃窗照亮了数十米的长廊,步入这座高颜值的建筑,就能看到知名设计师与学生围坐于阶梯书架前侃侃而谈……这个生长在东华大学校园的阅读空间,不仅颜值超高,它的命名背后更有一段值得代代铭记的故事。“文绮”二字本义为华丽的丝织物,也是我国纺织实业家、教育家、近代色织工业先驱诸文绮先生的名字。东华大学的前身之一,就是由诸文绮创办于1936年的私立文绮染织专科学校。

“文绮书店的开业,正是为了纪念以诸文绮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纺织人。他们积极兴办纺织教育,努力振兴民族工业,这种实业救国的精神也将被今天的大学师生代代传承。”东华大学出版社社长陈珂说。

书店名大有来头,勾连着一段百年家国故事

在文绮书店的醒目位置,放着诸文绮为学校毕业生题的词“信、勤”。一段校史、一位名人、一家书店,这里饱含着先辈的爱国情、兴国志、报国行,也寄托着他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有时时间战局动荡,上海物价飞涨,学校资金周转不灵,但祖父坚持‘再难不能难教育,老师的钱一分不能拖’,硬是让我爸爸骑着自行车,扛了一麻袋钱送到学校去给老师们发工资。”书店开业当天,诸文绮的孙子诸茂华回想起儿时见闻,仍记忆犹新。

诸文绮1886年生于上海,早年曾留



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的文绮书店,不仅陈列着全国最齐全的纺织专业图书,还设有舒适的阅读区、讲座区、咖啡吧等文化交流综合空间。图为东华大学文绮书店。

学日本,其间加入同盟会。学成回国后,他和当时一批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实业强国到教育兴国,进行了艰难探索。

当时,国内纺织品市场被洋货垄断,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丝光线只能向日商洋行订购。诸文绮深为忧虑,于是潜心设计出国产棉线丝光机并成功试制丝光线。1915年,他研发的双童牌丝光线产品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斩获特等奖,并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产品供不应求,还远销南洋。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丝光染织业鼻祖。

抗战期间,诸文绮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将个人财产悉数投入教育事业,筹建文绮染织专科学校。在他眼里,培养实业人才是民族振兴的关键。

“我们留下的照片里,他还是穿着

普普通通的布鞋,其实以他当时的财力,完全可以穿最洋气的衣服。”诸文绮之孙诸慎裕回忆,爷爷把物质上的财富看得很淡,但在帮助别人时却非常慷慨,同时他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远高于个人享受。

赋予校园老建筑新生,让书店成为大学文化地标

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的文绮书店,不仅陈列着全国最齐全的纺织专业图书,还设有舒适的阅读区、讲座区、艺术展览区、设计作品展示区、咖啡吧等文化交流综合空间。

顶天立地书架与木质的阶梯座位、多组巨幅涂鸦黑板画,共同构成了一个兼具艺术感与功能性的阅读区和讲座区。



制图:李洁

在这个区域左侧,还设置了专门的展览区配合主题活动。

书店里,一条长达50多米的走廊上,一道道高大的门廊和落地玻璃窗,延伸出了三间相互连通的多功能区域。在这里,可以看到学校师生创作的时尚设计作品,可以邂逅各色精美的校园文创,还有出售绘图工具、服装面料及缝纫工具的专区。

很难想象,仅一年前,这家高颜值的书店还是一个老旧的储物仓库。文绮书店的设计师黄更是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他告诉记者:“这座老建筑最早曾是学校的化纤实验楼,后来作为图书仓库使用。在改建中我们尽量不‘大拆大建’,力求保留历史情怀,让书店真正成为大学的文化地标。”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为何人们常说“高雅艺术”,却不会说“高雅科学”?这是否意味着科学比艺术粗俗?将科学与艺术相提并论,科学是否高攀了艺术?

在日前举行的“墨子沙龙”上,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追溯了“科学”与“艺术”的历史根源和演变,“实际上,两者其实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如果将科学与艺术硬生生割裂,人类无疑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他看来,目前的教育正在努力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使科学与艺术共同成为人类追寻真与美的翅膀。

透视法助力伽利略发现月亮环形山

在当下公众的认知中,科学家和艺术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科学家的工作很有用,他们总是在与公式、实验打交道,产出的成果会转变成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而艺术家的创作则不实用,他们追求的是展现情感、表现美。

“科学求真,艺术求美”,这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吗?显然不是。追溯“科学”与“艺术”的词源,这两个词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几乎是混用的。吴国盛介绍,古希腊人崇尚自然、崇尚理性,因此“尊科学而贬技艺”。直到18世纪,欧洲人在划分子科时,还经常将音乐、文法、修辞与逻辑、算术、天文等放在一起,称为“自由之艺”,而戏剧、建筑、绘画、雕刻则被归入“机械之艺”,是工匠所要学习的技艺。

“我们经常好奇,达·芬奇怎么会同时精通数学、天文、解剖学、绘画等学问,其实有很多技艺在当时本就归属同一门类,而且‘机械之艺’希望能够上升到‘自由之艺’。”吴国盛说,为了让诸如绘画之类的视觉艺术进入“自由之艺”,达·芬奇自觉向数学靠拢,数学教育成为当时艺术家的主要训练科目。

比如,透视法就是将数学运用到绘画中的典型代表。“当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月球表面的阴影时,他立即意识到那并不是一个二维平面,而是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并通过计算,将阴影还原成这些山的实际高度。”吴国盛说,在当时,没有经过透视法训练的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的。由此可见,是数学重组了物理空间和艺术空间,也意味着现代科学与现代艺术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将人类知识分成科学和艺术两大并列门类。在19世纪的英国则诞生了“科学家”一词,它标志着科学职业化时代的到来。“当时,以电磁学、化学、生物医学的兴起为标志,科学快速、全面向技术转化,从而成为第一生产力。”吴国盛认为,这也使得科学在公众认知中逐步向“实用”靠拢,科学的分化化、专业化、职业化,使科学与艺术分裂成为大势所趋,“科学逐渐下行,变成单纯的壮劳力,将人类的精神高地拱手让于艺术”。

通识教育正使科学与艺术再度融合

尽管在大众认知中,科学与艺术泾渭分明,但古今来的科学大家们却一直认为两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印度裔美国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就认为,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上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科学在艺术上不足的程度,恰恰是科学上不完美的程度。20世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甚至表示,“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则道出了科学与艺术在本质上的共同之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科学推动社会进展,只是其实际功能的显现,而推动科学发展的终极驱动力,始终来自‘无用’的部分,也就是对于自然的崇尚、对于理性之美的追求。”吴国盛认为,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高等教育应将科学与艺术的培养融合起来,不能人为地加以割裂。

同台演讲的吴中博物馆馆长陈曾路提到,现代的考古学、博物馆学,早就超越了文科范畴,“吴中博物馆里,最值钱的设备几乎都是科学仪器,它们可以分析出文物的各种成分和结构,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推理曾经存在过的历史”。

近年来,不少高校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吴国盛认为这有利于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文科生和理科生不能相互看不起,而应尽量跨到对方的领域中,只有从源头培育科学精神,才能使科技发展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

「科学求真,艺术求美」走的是两条路吗
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认为,当今教育应努力消除科学与艺术间的隔阂,使两者成为人类追寻真与美的翅膀

生命危险,只因牙痛后吃了一粒药

上海龙华医院成功救治一名因口服头孢类抗生素后引发过敏性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

状态。

在抢救室内,床边心电图监护显示,患者已出现心房颤动、高度房室传导阻滞、交界性逸搏等各种心律失常,病情危急凶险。及时抢救操作后,患者神志逐渐转清,但胸痛仍持续不能缓解。胸痛中心团队建议马上进行冠脉造影。经胸痛中心紧急调度,龙华医院心内科主任邓兵、副主任医师郑望、住院医师赵英利等迅速到位,冠脉造影提示患者多支血管痉挛,推注硝酸甘油后痉挛狭窄消失,前向血流恢复……经治疗团队诊治,病情警报最终解除,目前患者已顺利出院。

给予抗过敏以及针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双重治疗。

Kounis综合征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过敏情况。医生分析,该病人算I型,日常生活中,大众遇到Kounis综合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就医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提供相关病史,比如发病前是否存在相关过敏史。这类患者平时应避免无关诱发因素,做好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此外,市民朋友在生活中还是不能自行随意服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以免发生险情。

给予抗过敏以及针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双重治疗。

Kounis综合征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过敏情况。医生分析,该病人算I型,日常生活中,大众遇到Kounis综合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就医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提供相关病史,比如发病前是否存在相关过敏史。这类患者平时应避免无关诱发因素,做好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此外,市民朋友在生活中还是不能自行随意服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以免发生险情。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药不能乱吃,这话不是吓人的。昨天,记者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获悉,龙华医院胸痛中心近日成功救治了一名因口服头孢类抗生素后引发Kounis综合征的患者,这是一种与过敏相关的ST段抬高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在发病前就吃了一粒“头孢”,结果出现生命危险,所幸抢救及时才化险为夷。

64岁的朱先生(化名)因为“胸痛伴意识丧失30分钟”,由“120”送至龙华医院急诊,龙华医院胸痛中心团队即刻启动胸痛流程。患者到院急诊时,已经神志不清,首份心电图提示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仔细询问患者家属病史,原来患者此前因牙痛服用了一粒头孢类抗生素,随后出现皮肤瘙痒、全身散在皮疹、胸痛、冷汗淋漓,持续不能缓解,在到院的过程中,病情进一步加重,抵达医院时,患者已陷入休克